

中

國

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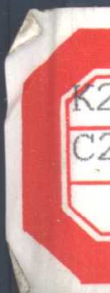
史

寶

庫

興方夏華

漢代卷
李建國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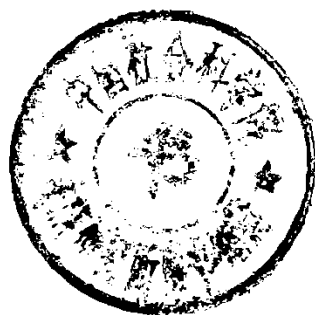


K20/K234

C204/2



中國一古史一



中華書局

14637/20



中國歷史寶庫

- 主 編：柴劍虹
- 叢書策劃：鍾潔雄
- 責任編輯：盧建業
- 美術構成：Zella

華夏方興——漢代卷

□

著者

李建國

□

出版／發行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-5F 2樓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

海濱工業大廈4樓B1

□

版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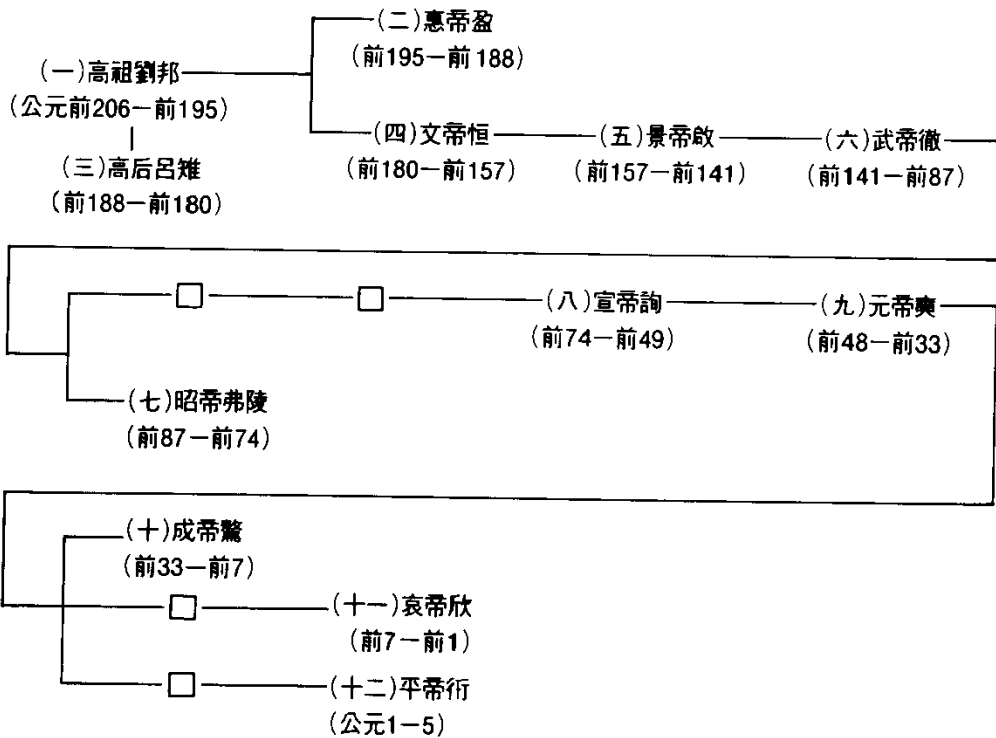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10月初版

©199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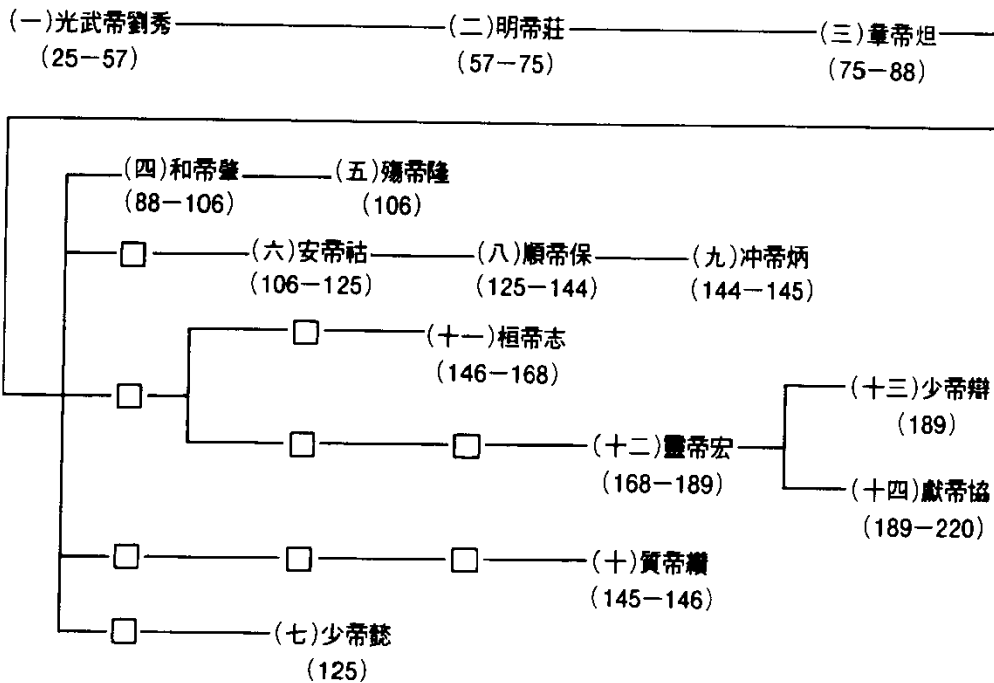
□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663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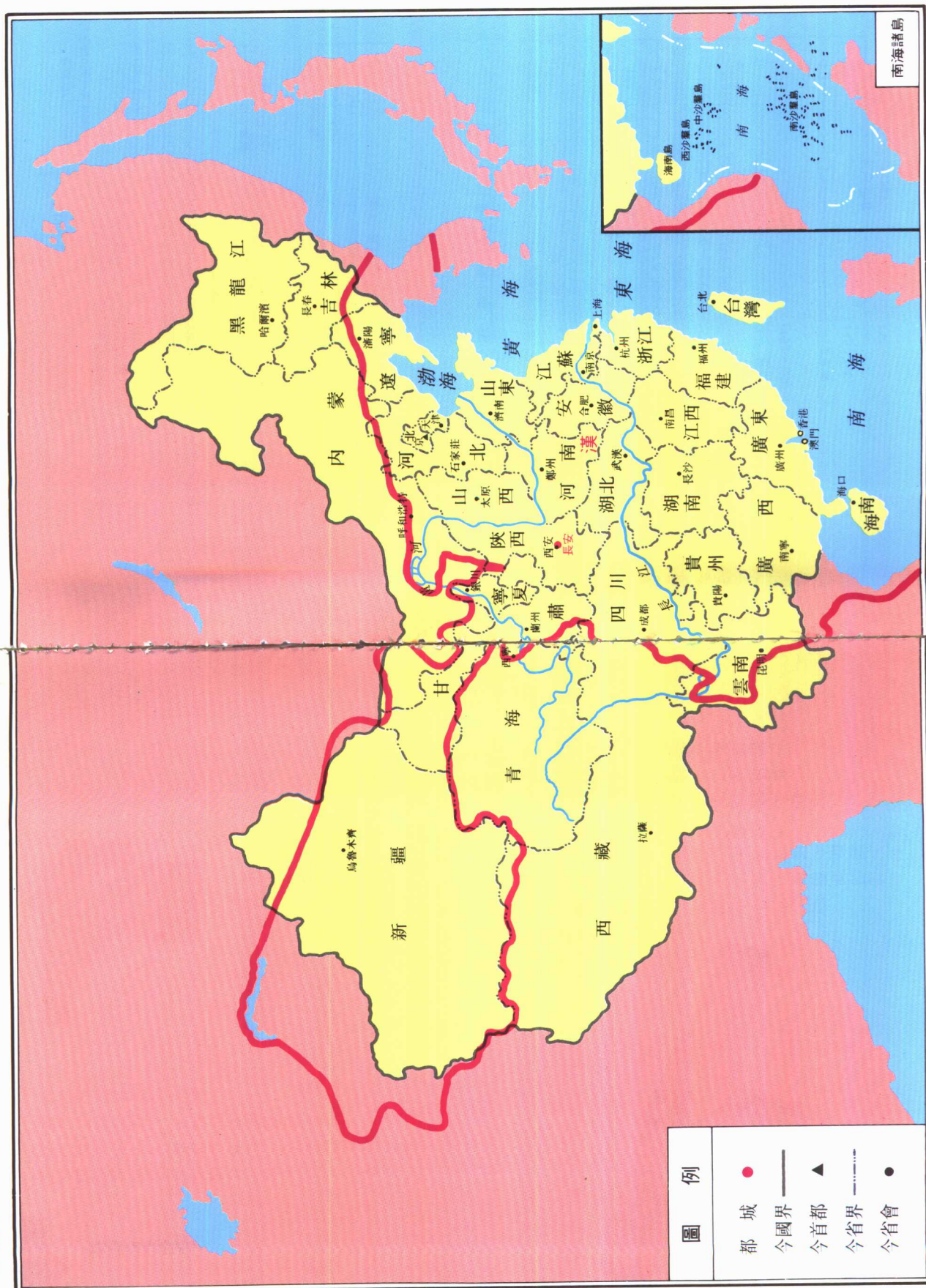
西 漢 帝 系 表



東 漢 帝 系 表



漢代疆域圖





歷史現場

漢服裝特色

春秋戰國時期的服裝樣式，是上衣下裳聯為一體的長衣，古人稱為「深衣」，由於它穿起來比較方便，縫製也很容易，又能嚴密地包掩身體，所以很快便流行起來。



深衣

到了漢代，服飾不僅是禦寒、護身，還是等級禮法制度的一種嚴格標誌。因此，造成漢代婦女服裝既拘泥舊法，又力圖創新的局面。所以她們的服飾基本上是採用深衣制度，即是上下相連的袍服。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薄如蟬翼的素紗單衣，所用原料纖度較細，和近代繅出的最精細的纖度十分接近，便可看到漢代服飾的特色，以及當時繅紡技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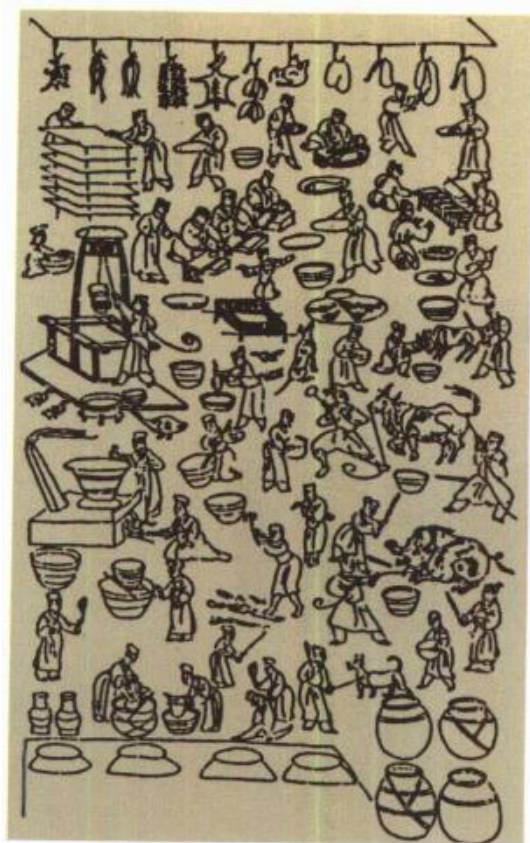


素紗禪衣

歷史現場

漢代飲食場面

自西漢中期開始，官僚、貴族、富商常用石材修建祠堂或墳墓，在石材的裝飾畫上施以陰線或陽線的雕刻，稱為畫像石。這些石刻畫像，都是了解當時政治、經濟、思想和藝術的寶貴資料。



漢代庖廚圖

一九七八年在山東諸城涼台村出土的東漢晚期畫像石墓中，有一「庖廚圖」，畫面上有宰牛、羊、豬、狗者，也有烤肉串者，整體畫形象生動，把漢代地主莊園生活的場面真實地展現出來。因此，從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互相印證，可以明顯地看出，漢人的飲食比秦時大為豐富，品種齊全，花樣繁多。



漢代庖廚畫像磚



歷史現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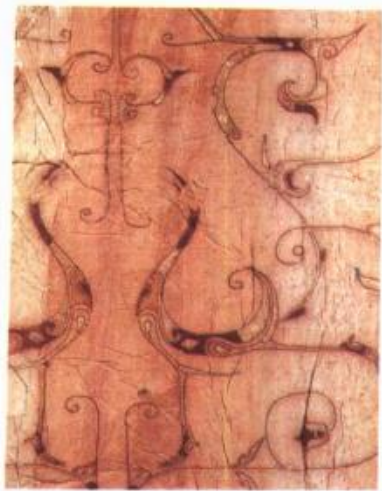
絲綢之路



張騫出使西域圖

西漢初年的西域，主要是指蔥嶺以東，玉門關以西地區。漢武帝時期，憑着國富兵強，便不斷開疆拓土，曾先後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，他不畏寒暑，幾經艱苦，終於打通了從甘肅、新疆往中亞、西亞，直抵歐洲的陸路交通。

當時，主要有南北兩條道路。這兩條道路打開以後，漢朝盛產的大批絲綢不斷地由這兩條大道運往安息、身毒，甚至通過中亞商路一直運到大秦。因此，他們把中國叫作「絲國」，運送絲綢往來的道路稱爲「絲綢之道」。同時，中亞的音樂、雕刻、繪畫和印度的佛教，也開始傳入中國，因此加速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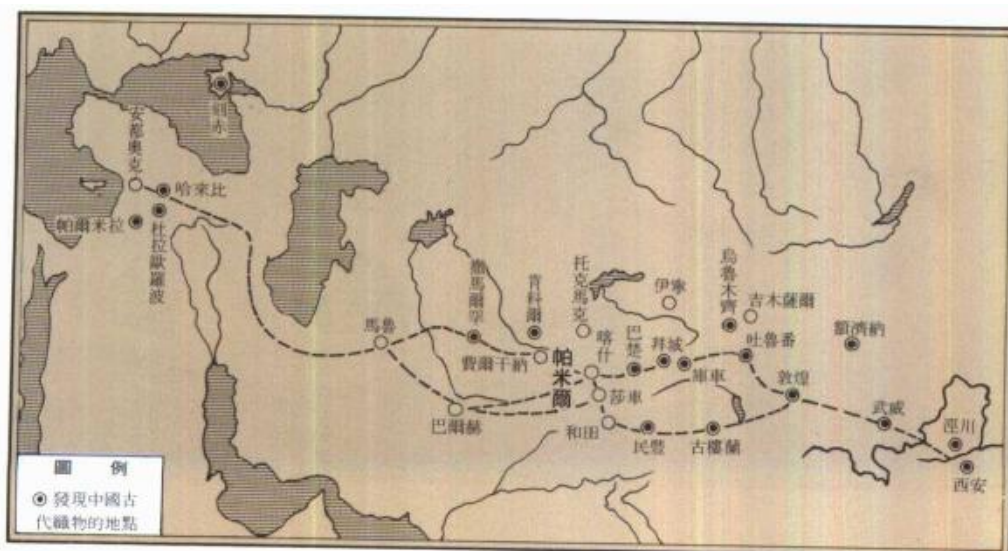


絲織品
(湖北江陵馬山出土)



絲路上出土的羅
(東漢)

絲綢之路簡圖





歷史現場

漢造船工業

漢代的造船工業十分發達，處於世界領導地位。

船隻種類很多，有軍隊用的戰船和民用的客船、貨船幾類，而且船體都是十分高大寬敞的。

一九五五年在廣州東漢墓中曾發現一件陶製的船，製作十分精巧，該船原長達

二十米。船首有錨，船尾有舵，是一艘設備比較

齊全的大船。由此反映出，這種具有較大抓力的錨，

已經遠遠脫離了錨的初期形態，很接近近代的船錨了。

同時中國發明舵的時間之早，在世界造船史上也是居於前列的。

東漢陶船

（廣東廣州出土）



歷史現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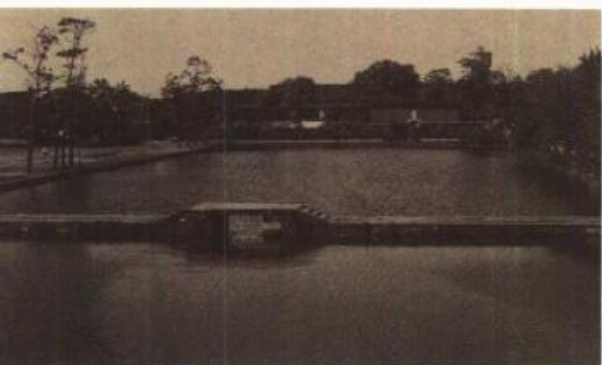
漢造紙術的發展

紙的發明，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和傳播起了很大作用，但它的發明不是偶然的，是和中國最早養蠶螺絲分不開。

一九五七年在陝西西安出土的灞橋紙，是目前最早的植物纖維紙，比較粗糙，



蔡侯祠（湖南耒陽）



蔡倫造紙池（湖南耒陽）

不利於書寫，這還是中國造紙術的萌芽和開始階段。隨着造紙技術的不斷改進，到東漢和帝時有蔡倫總結西漢以來用麻質纖維造紙的經驗，改用樹皮、麻頭、破布和舊魚網做原料，製造出蔡侯紙，他在中國造紙發展史上具有一定意義和貢獻，後世更把他視為中國造紙術的發明人。



西漢的紙
（陝西西安灞橋出土）

歷史現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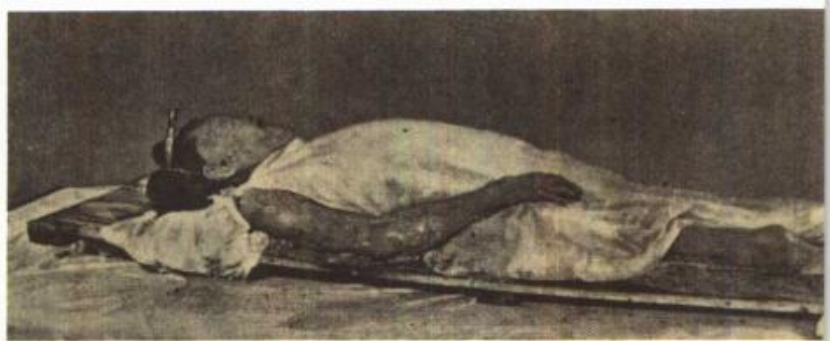
馬王堆漢墓



一九七二年，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出土，是中國考古學漢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。馬王堆漢墓中所埋葬的，是西漢初期軀侯利倉、利倉的妻子和兒子。在發掘之中出土的多種器物，如女屍、帛畫、紡織物、帛書及醫學著作，為研究西漢初期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，以及當時的歷史、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。

二千年女屍是利倉的妻子，經病理解剖證明，雖然經歷了二千一百年，但身體各部分和內臟器官的外形都相當完整，並且肌肉組織和軟骨等細微結構也保存較好，以當時的醫學技術來說，屍體能夠保存這般完好，實屬罕見。

彩繪帛畫，歷二千年埋於地下，依然色彩鮮艷，令人讚嘆。從帛畫下垂的四角有穗，頂端繫帶以供張舉，應是當時葬儀中必備的旗幡，因而顯示出當時人也極之重視葬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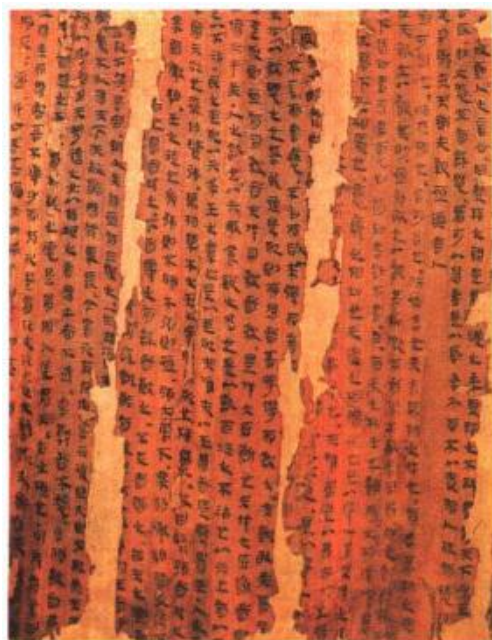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千年女屍



帛畫

帛書《老子》



長壽繡

的。而且透過帛畫的出土，填補了西漢時期繪畫的缺陷，對研究中國古代繪畫的歷史，有重要的價值。帛書，古時還沒有紙張之前，故寫在紡織物帛上的，習稱為帛書。馬王堆出土的帛書，以甲、乙兩種《老子》最重要，是目前所見《老子》一書的最古版本。另外的價值是為校勘《老子》一書提供另一種原始資料，據此而解決了《老子》之中不少令人懷疑及懸而未決之字句問題。紡織品，馬王堆也出土了不少當時的衣服，如素紗襌衣及紡織品如長壽繡，歷二千年仍然色彩斑斕，其工藝技術及構圖組織，都異常美觀，表現出古代中國人對美的追求。

主編的話

當年，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，發出了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

晝夜」的感嘆。後人大約受此影響，總愛將歷史比喻成「奔騰不息的長河」。可是，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，水深難測。自有人類社會以來，

從古到今，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，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，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，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，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

之外，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，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

之上，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。中國古代良史有「秉筆直

書」的美譽，其實（恕我直言），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「水份」，譬如《左傳》

開篇的寫莊公人隧道與姜氏賦詩，《史記》名篇《魏其武安侯列傳》

中的「灌夫罵座」，都有明顯的虛構。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《世界

史》，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，實際上也是一種「模

糊史學」。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史傳篇》中指出：修史

者要「表徵盛衰，殷鑒興廢」，「舉得失以表黜陟，徵存亡以標勸戒；褒見一字，貴逾軒冕；貶在片言，誅深斧鉞。」可見主觀性極強。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，故而「追述遠代，代遠多僞」、「記編同時，

時同多詭」。可見「實錄」不易，失真度很高。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

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，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、有所抑揚、有所增刪，他們在記錄、開掘歷史的

同時，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，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

了。二十年前，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《賀新郎·咏史》詞：

古史從頭看。幾千年，興亡成敗，眼花撩亂。多少王侯多少賊，早已全都完蛋。盡成了，灰塵一片。大本糊塗流水帳，電子機，難得從頭算。竟自有，若干卷。書中人物千千万。細分來，壽終天命，

少於一半。試問其餘哪裏去？脖子被人切斷。還使勁，斷斷爭辯。簷下飛蚊生自滅，不曾知，何故團團轉。誰參透，這公案？

這真是一針見血！

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所作序的開頭說：「朕惟君子多識

前言德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，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，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，

即：增添文史知識，加強品德修養，豐富日常生活。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，只折射出一種顏色。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，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
因此，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「中國歷史寶庫」叢書時，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：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，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，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「階級鬥爭史」；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，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，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。這個想法，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。理由很簡單：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、一種色彩。假如去看達·芬奇(Leonardo da Vinci)的畫展，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《蒙娜麗莎》，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，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。

這套叢書的作者，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。

他們學有專攻，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，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，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。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，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、通俗簡潔外，無論是材料的概括、分析，故事的鋪敘、描述，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、議論，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。我想，讀一套書，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，這對讀者來講，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。

最後，值得一提的是：爲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、形式更生動活潑，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，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，爲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。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，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。

柴劍虹

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